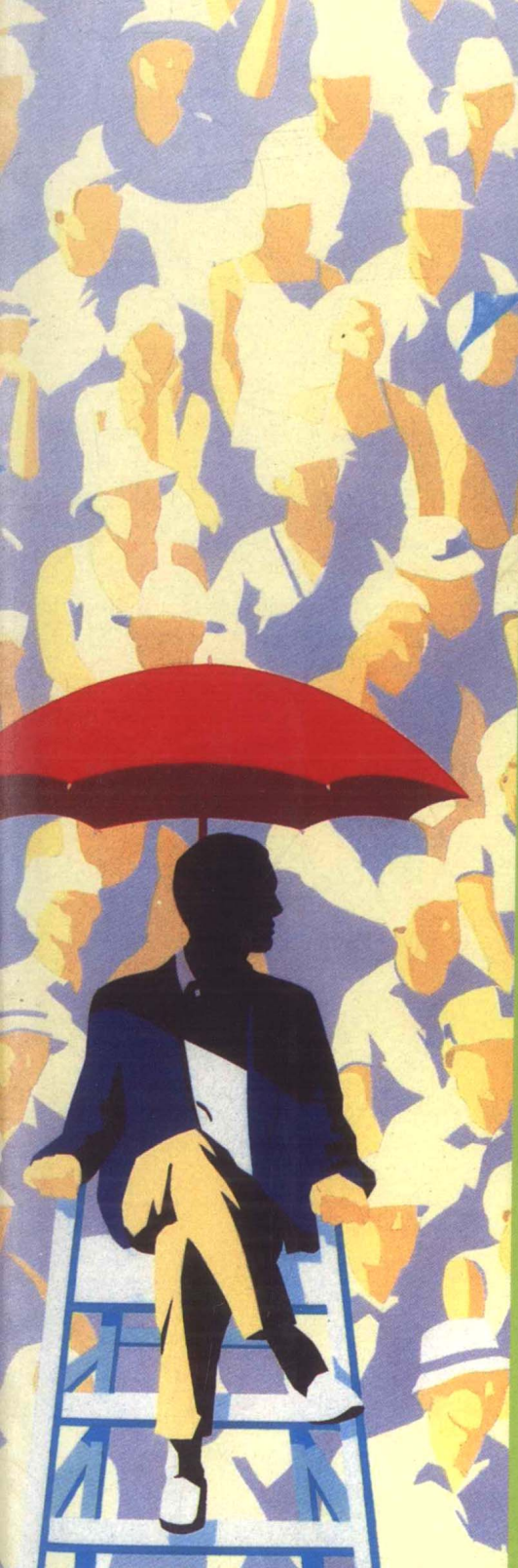


A stylized,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The left side features a dense crowd of people, mostly in white and yellow, with some wearing hats. In the foreground, a man in a dark suit and light-colored pants sits on a blue wooden chair, holding a large red umbrella.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The right side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green, with orange, textured, wavy shapes at the top and bottom corners.

香港 社會透視

黃康顯 著

香港社會透視

黃 康 顯 著

三民書局總經銷

© 香港社會透視

著作兼
發行人 黃康顯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印刷所 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永和市成功路一段四三巷五號

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

定價 壹佰叁拾伍元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前言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天安門事件，帶來香港社會很大的衝擊。其實在近四十年來，香港社會亦不斷受到各類的衝擊——中國政局的變幻、英國政策的變化，由韓戰的禁運以至出口的配額，由六七年的暴動、七三年的股災，以至八二年開始的信心危機……每次香港都能渡過難關，原因只在香港社會的特殊性。

為了解釋這種特殊性，本書的第一章首先以較輕鬆的筆觸，道出香港社會早期的一般情況，然後在第二章從人口結構與流動給香港社會畫出一個藍圖。本書的正文，是從民主制度、社會結構、文化教育、羣衆運動、生活質素五個角度來剖釋香港社會的特殊性——發展的彈性、適應的能力、中西的交匯、多元的經濟，與高度的物質化、現代化、國際化，同時亦具備若干儒家的傳統。最後以討論若干熱門問題——好像移民、基本法起草等問題來結束。

本書的寫作，始自一九八六年，終於一九八八年，大部份文章已在《明報月刊》、《信報財經月刊》、《經濟導報》，及其他香港各大報章發表。為了保持本書的參考價值，同時亦適應一

般讀者，筆者儘量避用冗長的註釋，但在沒有註釋的文章中，亦儘量在文中列出資料來源，以期中國人民能深入了解到中國問題的另一面——香港問題！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于香港大學

香港社會透視

目次 / 一

一、回顧：中外文人筆下的早期香港社會	一
二、導論：從人口統計看近期香港社會的變遷	一七
三、民主制度已否完善？	三七
三層架構的香港政治	三七
香港地方行政改革及公民參與	四四
鄉議局與新界原居民	五六
四、社會結構是否正常？	六三
傳統與現代——香港社會的內部蛻變	六三
香港家庭結構的變化	七四

五、文化教育仍否反常？	八一
-------------	----

從僑校到華校的香港中文學校	八一
---------------	----

變了形的香港文化現象	九六
------------	----

六、羣衆運動應否鼓勵？	一〇七
-------------	-----

工運不會影響香港的政治經濟	一〇七
---------------	-----

香港學運的成長	一二三
---------	-----

香港學運的特性與趨勢	一三五
------------	-----

七、生活質素有否改善？	一四一
-------------	-----

香港經濟發展的彈性	一四一
-----------	-----

從經濟資料看香港人生活的改善	一四八
----------------	-----

近年港人生活水平有否提高？	一五五
---------------	-----

八、其他問題將否解決？	一六七
-------------	-----

移民的問題·····	一六七
人力與人才的問題·····	一八〇
小販的問題·····	一八六
基本法起草的問題·····	一九〇

一、回顧：中外文人筆下的早期香港社會

香港是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因此自開埠以來，不少中國文士南下，西方作家東來，在香港長居短留，從他們的作品中，可看見香港昔日社會的風貌，透過文人所特有的觸覺與觀察，這種風貌有時會比一般的官式統計與歷史記載，更富立體感與色彩。

(一) 最醜惡的印象

在上個世紀，到過香港的英國作家中，以吉伯齡 (R. Kipling) 算是名氣最大，但描述香港最詳盡的，要算另一位流行作家雅拔史密夫 (Albert Smith)。

史密夫寫過不少諧劇與通俗小說，銷路亦不俗，特別是一些以東方為題材的作品，在西方人來說，那時代的東方，是落後與神秘的象徵，但史密夫最受歡迎之處，還是他的說書天才，在公共地方，邊講邊唱，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一個社會特徵。

他的書已不再流行，但其中的一本《來往中國》(To China and Back)，卻把當時的香港社會特徵，活現於紙上。

史密夫在一八五八年八月廿一日抵達香港，九月廿八日離港回英，其間只離開香港十二日，赴澳門及廣州等地作短途旅行，因此在香港的日子就差不多有一個月，根據香港史學家安特國(G. B. Endacott)的記載，其時香港剛開埠不久，在一八五三年，才有居民三萬八千，其中的歐裔人，只有七百七十六，次年到香港的船隻，亦只有七百艘，載貨二二八、八一八噸^①，因此史密夫所見的香港，是不正常的：

抵步的第一天，所見的店舖，僅比新加坡的好一點，每間的大門都封以木柱，仿似獸籠，九天後又到了華人所住的荷理活道區，發現「擠滿本土人，有壞得恐怖的特色」，所到的酒樓，都有供吸食鴉片的設備，他到過法庭聽審，大多數的案件，都和蓄婢、賣鴉片、販人口有關。至於歐裔人，大多數都投訴說天氣太酷熱，對孩童的健康有害，再者牛奶、牛油等食物又極之缺乏^②，因此當時的香港，生活環境是在水準之下。

就算生活在水準以上的白種人，又是怎樣呢？根據史密夫的觀察：

① G. B. 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 (Oxford, 1958), pp. 84, 126.

② Albert Smith, To China and Back (Hong Kong University, 1974), pp. 27, 28, 29, 32, 33.

香港社會的一個特點是：每個人都在叱責其他人，每個人都埋在埋怨其他人對自己無用……在不同大屋見到的年青人，都有一種憂傷、腐朽的思想……

還有，他們閒蕩，不斷地玩桌球，從不沾書本，還有，史密夫聽到他們之間的種種是非恩怨，至於生活在水準以下的華人，亦有少部份的特殊階級，好像拍賣行所見，競投鴉片的，「差不多全部是肥胖的華人買辦或管事」，又好像史密夫有一次赴鐵行輪船公司買辦的宴會，有十六道菜，有十多個樂師與歌伶在助慶，當然大廳的另一邊，還有鴉片煙床，象徵豪派與身分^③。

(二) 香港與晚清的現代化

到了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香港起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九龍的租借，使香港有一個完整的城市與海港，其次是鴉片貿易的合法化與多個中國海港的開放，使香港變成一個商業轉口中心，再其次是太平天國之役使許多華人南下避亂，亦有許多華人經香港赴美澳南洋等各地當苦工，重要的還是香港地位的改變，自一八五九年至六五年就任港督的羅便臣爵士 (H. Robinson)，已不用兼任貿易總監，而有行政管治的實質。

③ 匡時，pp. 32-33, 35-37.

在羅便臣的任期內，香港逐漸步向現代化：立法局在擴大，有更多的非官守議員；法制監獄逐步改善；一八六二年成立衛生委員會，墳地須申請執照，糞便收發站須遠離住宅區，薄扶林水塘已擴建；官學生制度已開始，用來培養政務官；還有：上海滙豐銀行於一八六四年成立，山頂住宅區開始開闢，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的前身）在一八六二年興建，大會堂在籌備，又在一八六五年的元旦，煤氣路燈第一次燃點，而香港的出入口船隻，由一八五四年的七百，增加至一八六四年的四五五八，載貨量亦增加至超過二百萬噸，比十年前增加近十倍^④，至於人口，更由一八五三年的三萬八千，增加至一八六五年的十二萬五千五百零四人^⑤。由於香港在中國的南端，中國的改革派，好像王韜、郭嵩燾、薛福成、鄭觀應、馬建忠、康有為……差不多都到過香港，容闥、何啟且在香港受教育，他們都一致將香港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典範。

王韜是中國的名報人，一八六二年由於與太平天國政府來往，被清政府通緝，避居香港，助英國傳教士兼學者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又自一八七四年與黃勝辦《循環日報》，鼓吹中國的現代化，在留港的二十年期間，王氏曾出版《漫遊隨錄》，其中述及香港進步的一面頗多，譬如博物院設備之完善，英人所辦之保羅書院、英華書院及大英（即中央）書院制度之完美，「許俊秀

④ 同①，pp. 111-120, 126.

⑤ 根據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1841-1930 (Hong Kong, Noronha & Co., 1932).

子弟入而肄業，學成則備國家之用」。「中環房舍尤精，多峻宇雕牆、飛甍畫棟，所設闌闔，多絕大貿易，衢路亦開廣，不若上環之甚囂塵上」^⑥，可見王氏仍留意到洋人區之中環與華人區之上環的分別。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駐英公使，亦是當時桐城派的高手郭嵩燾赴英途經香港兩日，一登岸便覺得香港與十三年前有很大差別：

咸豐癸亥由海道赴廣東巡撫之任，所見香港房屋，僅及三分之一，十數年間，街衢縱橫，樓閣相望，遂成一大都會。

郭氏最深的印象，還是「學館規模之盛」，及「西洋法度，務在公平，無所歧視」，在香港所見的監獄，對各國人民，一體看待，設備齊全整潔，食用充足，囚犯各派以工作，裏面還附設病館、浴室及禮拜堂^⑦，這無疑是香港的進步。

到了一八七九年，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第一次遊覽香港，他的感想是：

覽西人宮室之瑰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⑧。

⑥ 王韜：《漫遊隨錄》，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頁六上。

⑦ 郭嵩燾：《使西紀程》，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頁一上至二下。

⑧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見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一冊，頁十一。

康氏於一八八七年、一八九六年又兩次遊香港，其時香港已有華人進入立法局，他便是伍廷芳，年度是一八八〇年，為華人社會服務的保良局，於是年由政府幫助成立，至於東華醫院的籌建，已是早十年的事了。

(三) 吉伯齡與契訶夫的觀感

中國文人是以中國的落後，來和香港的西方制度比較；但外國的作家，卻從西方的先進，看見香港不完美的另一面。

英國作家吉伯齡於一八八七年來過香港，俄國文豪契訶夫亦於一八九〇年秋由海參威坐船經紅海從歐洲返回莫斯科，在香港停留過一兩天。

吉伯齡所見在香港的英國婦女，有一部份曾在祖家「以一百種討厭的方式犯過失」，到了香港，仍飲酒爭吵如故，在香港的市區邊緣，到處看見妓寨，在市區內，甚至有白種人的暗娼，最後他感嘆道：

全世界的罪惡肯定會大致一模一樣，但假若一個人想以此為樂，就讓他到香港去吧！^⑨

⑨ R. Kipling, *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 (London, 1900), Vol. 1, pp.278-9.

至於契訶夫，他對香港的評價有好有壞，好的當然是表面的景物，在莫斯科，他回憶道：

途經第一個港口是香港，港灣是神奇的，就像以前圖片所見，我從未遇到如此頻密的海上活動，香港有最好的道路、馬拉의街車、有趣的電車、博物館、植物公園；無論你轉向那裏，都會發現英國人對僱員無微不至；那裏甚至有海員俱樂部，我乘坐人力車，那是以人力來拉의車，我從中國人中買來了許多玩意，但當我聽到我的俄國同胞旅客詆毀英國人剝削本土人時，我感到激憤，不錯，英國人是在剝削中國人、錫克人與興都人，但我想他們總回報了道路、食水管、博物院、基督教義，你們俄國人進行你們的剝削行動，但你們究竟回報了些什麼^⑩？

契訶夫批評俄國殖民地政策的幾句話，曾在蘇聯以前刊行的版本中被刪去，不過他說的是中肯話，英國殖民地政府曾經給香港法治與市容，只不過契訶夫是過客，他看的只是表面，吉伯齡的觀察反而是尖銳一點，看出了香港的不正常的一面。

(四) 毛姆小說中的香港不正常社會

香港現代城市的形成，始自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但一直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這個城市確實

⑩ A. Chekhov, *Letters of Anton Chekhov* (Bodley Head, 1973), pp. 173-4.

有不正常的一面。

香港的人口，到了一八九一年，才略超過二十一萬，最急劇的增長，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一九〇一年有二十八萬三千九百，到了一九三一年，又增加了三倍，達八十四萬零五百，但男女比例的差距，到了一九〇一年變得最大，是每千名女性對二千六百五十四名男性，雖然到了一九三一年，差距已縮小到一千對一千三百四十八^⑪，但香港仍缺乏一個定居的社羣，年青男子的到來，完全爲了謀生。

種族問題仍然存在。在一八六五年，白種人只集中住在城內，且是城內的某些地區^⑫。王韜等人已道出中環與上環的差別，後來的山頂區，是專爲白種人開闢的，何東在一九〇六年才搬上去住，山頂區的正式開放，是大戰以後的事，但何東是混種人，且經過申請，才破例被准許。

但在山頂區內，何東的家屬有時仍會被白種人歧視，何東的幼女曾寫過一本自傳式的書，其中有一段有關的回憶：

（白種孩子）會突然拒絕和我們遊玩，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或者他們會告訴我們不應當在山頂區居住^⑬。

⑪ Hong Kong Census Reports of 1881, 1901, 1931.

⑫ G. R. Sayer, Hong Kong, 1862-1919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32.

⑬ Jean Gittens, Eastern Windows-Western Sk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69), p. 1.

最能表現社會的不正常發展，是學校的缺乏，就以一八八三年為例，政府資助學校有學生五五九七人，私校亦只有一一六一人¹⁴，在一個接近二十萬人的城市，學位居然不足七千，但到了一九三〇年，人口雖然增加至八十萬左右，日校的學生，已有六萬三千六百四十人¹⁵，只不過這個數目，仍遠遠達不到理想。

英國作家毛姆 (S. Maugham) 就在一九二一年來香港及中國旅行，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出版了長篇小說《染色面紗》 (The Painted Veil)，其中描寫二十世紀初期香港社會的衆生相，是相當出色。

小說描述病菌學家范博士 (Dr. Walter Fane) 偕太太吉蒂 (Kitty) 來香港工作，太太與香港的助理輔政司唐生 (Charlie Townsend) 通姦，引起了一些離奇的情節。

小說最早連載於一份雜誌上，男女主角本來姓連 (Lane)，由於中國有一對同名同姓夫婦的控訴，結果毛姆出版小說時，將主角改用范的姓，但不久香港殖民地政府又控訴出版商誹謗香港政府，原因是故事牽涉殖民地官的姦情，於是毛姆又要動手把故事背景改為另一處地方¹⁶並把

¹⁴ 同①，p.239.

¹⁵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30.

¹⁶ R. A. Cordell, Somerset Maugham, A Writer for All Seaso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41.